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密码解开密码 闭关开关一半一半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神秘 惊险 离奇

卫斯理◎著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科幻
经典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卫斯理 著

②6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密码;解开密码/闭关开关;一半一半

- 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80128-721-5/G·62

I. ①密…②解…

II. 卫…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8916 号

责任编辑/吴 枫

策 划/艾 嘉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400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36.80 元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目 录

密码	1
解开密码	118
闭关开关	219
一字一字	313

密 码

第一部 遇见了一位怪医生，
提出了一个怪问题

（多么老套的章目）

我在看信，信是由一个相当古怪的朋友写来的——我自己人很正常，可是怪朋友之多，可以说天下第一。才和一个怪人胡明分手不久，又接到了齐白的信，大家还记得齐白吗？他就是那个盗墓专家。

自从上次和齐白分手之后，他照例音讯全无，不过他这个人，有一个好处，隔上一年半载，只要他忽然想起你来，不论他在天涯海角，总会和你通一下音讯。

我现在在看的这封信，发自泰国北部的城市清迈，那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城市，神秘而且动人。齐白的信文十分简单，大意是：年来仍以掘墓为业，异有所获，乏善足陈，阁下若有可盗之墓，千万勿秘而自享。

这家伙，自己盗墓成癖，仿佛全世界人都和他一样，会喜欢盗墓。

我看着信，想起了陈长青那屋子的地窖，那放置了那么多灵柩之处，不知算不算是一座大墓？幸亏齐白不知道，要是他知道的话，那自然非得把所有的灵柩全都弄开来看看不可了。

我又想到，李规范他们，也算是神通广大了，虽然说钱多好办事，但是那么多具灵柩，一下子就运走，运到什么地方去了？

在什么地方入土为安了，我曾打听了一下，却一点消息也打听不出来，好像根本就没有这件事发生过一样。

他们那一伙人，过惯了隐秘的生活，行事作风，未免有点鬼气森森，温宝裕把良辰美景当成了“红衣女鬼”，倒也不是偶然的事。

推测，那些棺木，多半是运回他们各自上代的家乡去了，只怕也因为事情发生在不为人往意的闭塞地区，所以才不为人知的。

我挪开了齐白的信，在信纸一扬之间，恰好迎向灯的灯光，在一刹

那间,令得白纸在灯光的透视下,变成了半透明。

这本来是十分普通的一种现象,可是就在那一闪之间,我却看到,洁白的信纸之中,有着一些暗影。

通常,考究的纸张中,会有“水印”,水印也必须向着光线才能看出来,也是用阴影的形式出现的。而这时在我手中的信纸,又不像是该有水印,而且,我想到齐白一生在古墓之中钻进钻出,常言道:“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”,这家伙做起事来,也不免有点鬼头鬼脑,大有可能是在信纸之中,藏了什么信息,察看我是小心留意了,还是大意疏忽了过去。

要是我竟然疏忽了,没有注意,那么自然成为下次和他见面时的取笑资料了。

所以我心中一动,就着灯光,去看纸中的那些阴影,一看之下,认出那是自一到零的阿拉伯数字,和自A到Z的二十六个英文字母。

数字用寻常小型计算机的位置排列,英文字母则照寻常英文打字机的排列位置。

数字和字母,是什么意思,,我没有去子懂,因为根据那些数字和字母,几乎可以排列出任何数码和字句来。看了一会,我就放了下来,心知齐白用了这样一张有水印的纸来写信,一定有原因的,说不定就是为了这个原因,才写给我的,但是一时之间,既然猜不出原因何在,自然只好不去想它。

正在这时,我听得楼下,老蔡正在大呼小叫:“小宝,你想死了,弄那么多这种东西进来。”

老蔡年纪大了,的确特别喜欢大呼小叫,而温宝裕也不好,经常有一些叫老人家看了几乎把他当作是外星人的奇怪行为,所以一老一少,相处得并不是十分融洽。平时好在他们见面的机会不多,但就算偶然见着了,也不免要小小冲突一番。

这时,听得老蔡这样叫嚷,我知道温宝裕必然不服,定要还嘴,别看只有他们两个人,要是吵将起来,我住所这小小空间,也和大战场差不多,难得有什么安静可言。

我知道,那得等事态还没有扩大之际,我非先出面“弹压”不可。

所以,在还未曾听到温宝裕的声音之前,我已经扬声叫道:“小宝,你上来,我有话对你说。”

我的意思是,把他叫上来,把齐白的那封信给他看,叫他猜猜齐白

在信纸上，有着什么哑谜，让他有一点事情做做，他就半天可安静了。

温宝裕的反应，出乎意料地顺从，只听得他大声答应着，接着，便是他上楼梯的声音，他竟然并没有对老蔡的呼喝抗辩什么，真是不容易，我正想称赞他几句，已看到他背向着门，闪身进来，手中捧着一只相当大的盘子。

他用这样的怪姿势走进来，自然是为了保护手中的盘子，他一进门，就转过身来，我先看到他贼忒嘻嘻的笑容，接着，就看到了他捧着的那只大盘子中所放着的东西。

我也不禁陡地挺了挺身子，而且立即明白，老蔡的大声呼喝，实在十分有理。

在那只直径约有五十公分，本来不知是作何用途的漆盘之上，全是大大小小，蠕蠕而动，有的缩成一团，有的拉长了身体，有的通身碧绿，有的黄黑相间，有的茸毛绚丽，有的花斑奇特，至少有上百条，各种各样的毛虫。有的还纠缠成一团，有的则在盘子边缘昂首，想要离开盘子的范围。

虽然说在他们的身上，有着自然界美丽颜色的一半以上，可是由于形态实在丑恶，而且一看到了之后，就使人想到，这些毛虫，多半会放出毒素，令人的皮肤，起异样的敏感，变成又红又肿，又痛又痒，所以更在心理上造成极度的不舒服。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小宝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温宝裕本来是笑嘻嘻的，多半还以为我见他捧了一盘毛虫进来，还会赞他几句哩，一看到我面色不善，这小子倒也知机，眨了眨眼：“这……全是胡说要我捉的，他是昆虫专家，捉了来，好研究它们的生态。”

他说的话，听来大是有理，要是我是闭着眼睛听他说的，也就相信了。可是当他这样说的时侯，我正盯着他，他一面说，一面眼珠乱转，又不敢正面看我。孔老夫子的话，有时很有道理，他说人心术不正，则眸子不正，叫人可以观人于眸。所以，我一下子就知道这小子是在说谎。

我问哼了一声：“是么？是胡说叫你捉的？”然后，我陡地提高了声音，大喝：“我看这全是我在胡说。”

温室裕正以为他的谎言可以将我瞒骗，忽然给我大喝一声揭穿，那令他陡然吓了一大跳，双手一震，盘子向上扬了一扬，盘子中的毛虫，倒有一半，扬跌了出来，至少有三二十条，没头没脑，落在他的身

上。

这下子，轮到他怪叫了起来，双手乱舞，鼻子上挂着一条身子一躬一躬、努力想向他额头上爬去的毛虫，怪声喧哗，那种狼狈样子，逗得我哈哈大笑。

他放下盘子，大叫着：“别动，一动会踩死它们，我好不容易才抓了那么多来的。”；一面叫，一面手忙脚乱。我笑了一会，看他的样子实在可怜，也帮着他，捉了几条毛虫进盘子去，等到所有的毛虫，看来都捉进盘子去了时，他忽然怪怪模怪样，缩着脖子，愁眉苦脸望着我：“会不会有几条，从我衣领里钻了进去。”

我笑道：“大有可能。”

他忙拉出衫脚来，跳着，蹦着，又乱了好一阵子，肯定没有毛虫在他背上爬行了，才松了一口气，定了下来。我望着那些令人看了绝无快感的毛虫，皱着眉：“你捉了这些东西来，究竟有什么用？”

温宝裕的神情，得意忘形：“连你看到了也会感到害怕，她们一定更害怕。”

我怔了怔：“她们？她们是谁？”

温宝裕像是一下子说漏了嘴，俊脸自然而然涨得通红，眼睛不断眨着。我看了这种情形，不禁大奇，盯着他看了半晌，他才恢复了正常，装成若无其事：“到学校去吓同学，不过真的，胡说鼓励我捉毛虫，他说，毛虫的种类，各有不同，每一种毛虫，将来会变什么成虫，是一定的；虽然他们在变成是蛹的时候，躲在蔭里，看起来个个差不多，可是，到了变成虫的时候，就千奇百怪，再也不会相同。”

他显然是为了要掩饰他的窘态，所以才一口气地说着，我自然知道他的目的。

可是，我想想，他要用毛虫去吓唬同学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不值得深究，所以也没有再问下去。

温宝裕找到了一只纸盒，又把毛虫搬了一次家，逐条捉进纸盒中去，我看他十分起劲，就道：“这里至少有二十种不同的毛虫，每一种毛虫，通常只吃固定的一种植物的叶子，你怎知道哪一种毛虫吃什么叶子。怎能养得活他们？别说看他们变成虫了。”

温宝裕道：“胡说是专家，他会告诉我的。”

说了之后，他又道：“毛虫可以说是最简单低级的生物了，居然在食物方面，也有那么固执的选择，若是没有他要吃的树叶，他决不会去

吃别的树叶。算起来，所有树叶的成分都不会差太多，是什么告诉他们要选择特定的树叶的呢？”

我笑道：“这问题问得有点意思了，那是遗传因子决定的，遗传因子中有密码，只要是这一种毛虫，就必然照着那一组密码生活。没有一条会逸出规范，胡说是生物学家，他应该可以给你更专门的回答。”

温宝裕笑了笑：“大自然的奥秘真多。”

他捧起了纸盒，看来准备告辞，那时，电话铃响起，我拿起来一听，听到一个气急败坏的声音：“小宝在不在？对不起，卫先生，请他听听电话。”

我听出是胡说的声音，而且显而易见，他有非常紧急的事要找温宝裕。胡说和温宝裕一起在研究陈长青的那幢房子的过程之中成了好朋友，几乎天天在一起，还找得他那么急干什么？

我顺手把电话递给了温宝裕，温宝裕对于有人打电话到我这里来找他，表示讶异，连声向我道歉，并且保证，不会再有这种事发生。

我听得听筒中，传来胡说的大叫声：“快听电话，慢慢道歉。”

胡说为人斯文，性格淡定，不是性急暴躁的人，可是这时却又心急得惊人。温宝裕大叫一声：“来了。”

他把听筒凑到耳际，才听了两句，就脸上变色，失声道：“不会是她们吧，如果是，那太分了。”

接着，他又皱着眉，电话听筒中传来一阵急促的语声，我自然听不真切，只听到一阵“嗡嗡”声，温宝裕更是有点脸青唇白，频频道：“这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这……她们太过分了。”

接下来，又是一阵子“嗡嗡”声——胡说急速地说着话，温宝裕道：“你先别急，别叫她们在暗中看了笑话，我立刻就来。”

他说着，放下了电话，神情显得十分严重。

我却一点也没有在意，我知道，在胡说和温宝裕之间，可能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，但那也一定是青年人之间的事，儿童、少年、青年，各有他们以为十分紧张，仿佛世界末日就要到来的紧张事，但这一类事，在成年人看来，却不值一晒。

所以，胡说和温宝裕紧张他们的，我一点也不去关心他们，温宝裕放下了电话，向我一挥手，向外便冲，我大叫一声：“喂，你的毛虫。”

他已经打开了门，跳上了楼梯的扶手，直向下滑了下去（老蔡曾发狠要在那上面钉上几枚钉子，不让温宝裕滑下去），一面叫道：

“暂且寄放一阵，我有急事。”

我还想说我才不会去将各种不同的树叶喂他们，饿死了不关我事。可是一想，和这种少年人多费唇舌则甚，也就懒得出声了。

当日黄昏时分，白素回来，我想起那一盒毛虫，又想到女性对这种昆虫，大都有一种先天性的厌恶，白素虽然是出类拔革的女性，但要是小心揭开了那纸盒，观感也不一定会愉快。

所以，我叮嘱了一句：“书房有一只纸盒，别去打开它”

白素用疑惑的眼光向我望来，我笑道：“是小宝留下来的一盒毛虫！”

白素作了一个怪脸：“毛虫！小宝要来干什么？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他说要来吓人广

白素不以为然地摇着头：“他也不小了，应该到了送玫瑰花给女孩子的年龄了，怎么还无聊地用毛毛虫吓女孩子？”

我顺口道：“你怎么肯定他是吓女孩子的？”

白素瞪了我一眼：“动动脑筋就知道了，男孩子自己敢去捉毛虫，怎会给毛虫吓着了？”

我不禁失笑：“真是，不知道什么人家的女孩子倒了霉，惹上了温宝裕这个小煞星。”

白素笑得柔和：“少年男女在打打骂骂声中，另有难以形容的甜蜜和乐趣！嗯，今晚上的音乐会——”

我忙道：“我们当然一起去！”

晚上，有三位音乐家自北欧来，是室乐演奏的高手，在白素的一位朋友的家中，有一个规模不大的聚会，参加者大约五十到六十人，音乐家会演奏A小调钢琴三重奏：柴可夫斯基的“纪念一个伟大的艺术家”。白素是古典音乐的爱好者，我无可无不可，本来想推掉不去，看来现在是非去不可的了。

白素一面走向楼上，一面道：“看今天的报纸没有？胡说很出风头。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还是那几个木乃伊的事？”

白素答应着，遑自上楼去了。我拿过报纸来，早几天，报上就有消息说，本地的博物馆，借了十具木乃伊来展览，供市民参观。

本地博物馆主其事者是胡说——自然是通过了他堂叔在埃及考古界的地位而达成这件事的。

记者还说,由于本地博物馆,从来未曾有过木乃伊展出过,所以一定会引起轰动云云。

在今天的报纸上,我又看到了木乃伊运到,胡说在主持装载木乃伊的箱子搬进博物馆时的情形,样子挺神气,照片上可以看到,温宝裕也挤在人堆中凑热闹。

而且,博物馆的通知也登在报上,正式展出的日期是两天之后。

我放下报纸,自然而然想起下午温宝裕在我这里时,胡说那个气急败坏的电话来。心想十具木乃伊一到,写说明,安排展出,够他忙的了,还有什么事,会要来找小宝商量,而且还那么紧张?

照说,他工作上忙成那样,是没有什么时间再另外出什么花样的了。可是,他和小宝在一起,谁知道又会玩出什么新鲜花样来。

我只是想了想,并没有再去注意。

世上的事,往往就是那样,不去注意的,实际上是值得注意的大事。而本来认为是一个想当平淡的音乐聚会,却有意想不到的遭遇。

进行音乐聚会的是一幢大洋房,主人雅爱音乐,有小型的演奏厅,我和白素到达的时候,客人已到了一大半,大都围着三位演奏家在谈天,我听了一会,拿着酒杯走开去,没有目的地走着,看着屋子的布置。

屋主人毫无疑问是音乐迷,在他屋中所有的陈设都可以说明这一点。在宽大的走廊上,全悬挂着音乐家的画像,我信步走着,在一幅李斯特的全身像前,停了下来。李斯特是一个充满了传奇性的音乐家,他一生的事迹,被拍成不少次电影,画像中的音乐家,挺拔超群,气宇不凡。

我正在欣赏着的时候,感到有人来到了我的身边站下,维持着礼貌上应该维持的距离,我转头看了一眼,是一个样貌相当普通,可是双目却神光烂然,一望而知十分有内涵的西方人,大约三十左右年纪,头发有点不注意的凌乱,是一个陌生人。

在这种场合下,主人交游广,宾客之间互相不认识,是十分寻常的事,我看他手中也拿着一杯酒,就向他微笑了一下,略举了举杯,他也报以微笑,然后开口,居然是一口标准的中国国语:“可惜摄影术发明得太迟了,以致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,都没有相片留下来,留下的只是他们的画像。”

我随口应道:“是啊,写实主义的油画,算是肖像画中能保留人的真面目的了,中国画就没有这个优点,历代伟人是什么样子的,大都各

凭想像。”

他也笑了一下：“也有连想像都没有法子想像的。”

我“嗯”地一声：“那大多数是年代久远的人，轩辕黄帝，谁能想像他是什么样子的？蚩尤，也不知道是高是矮，是胖是瘦。”

他转动着手中的酒杯，眼睛也望着酒杯：“相当近代的人物，也有无法想像样子的，太平天国，不算是很久的事情吧，可是那些领导人物是什么样子的，就无从想像起。”

本来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遇到陌生人，最多只是闲谈几句就算，然后各奔东西，谁还会记得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。所以我一听得他这样说，虽然觉得他提出了太平天国和人像的问题来，是一个相当值得研究的课题（为什么值得研究，下面的谈话中会说明），我也不打算多说下去，只是随口“嗯”了一声。他却在这时，抬起眼来，直视着我。

他眼中的神色有点殷切，也有点挑战的性质：“我有一个问题，常想有机会问问中国朋友——”

我和等他说完，就作了一个手势：“和中国有关的问题，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，而且也不必要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的一切。”

他连声道：“是，是。”

这洋人，显然是“中国通”，对中国人的滑头脾气，也学得相当到家，一面“是是”地答应着，一面又突然来一个转折，以“可是”为开始：“可是，卫先生，你不是寻常的中国人啊！而且，有一些相当神秘的事情，你总有点独特的解释的。”

好家伙，这人不但早就认识我，有备而来，而且一上来就给我几项高帽子，想用高帽子罩住我，我当然不会那么容易上他的当，微笑着：“你说得大客气了，阁下是——”

他忙伸手入袋，取出了一张名片来，递了给我，我接过来一看，上面印的是汉字：班登。旁边还有一行小字，注明他是一家大学的东方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。

在我看他名片的时候，他有点油腔滑调：“和班家套套近乎，班固班昭班勇班超，实在太出名了。”

我心中好笑，心想这倒好，历史上的几个有名的姓班的人，全叫他数出来了，洋人取中国名字，也不是什么新鲜事，倒是他先知道了我是谁，再用陌生人偶然相遇的方式来和我交谈，这种鬼头鬼脑的过程，

我不是很喜欢，所以应对之间，也比较冷淡了一些：“东方历史的内容太广泛了，阁下的研究专题是——”

他忙道：“太平天国，我一直在研究太平天国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：“这是中国近代史中很值得研究的一段，也十分惊心动魄，中国学者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也很多，毕竟时间并不太久远，资料也容易取得。”

班登一面虽然不住点着头，可是却一副并不同意，还有很多话要说的样子。我已经准备结束和他的谈话，准备离去了，他却突然问：“卫先生，太平天国时期，喜欢在墙上绘画——”

我答：“是啊，太平天国的壁画，十分有特色。”

班登却道：“最大的特色是，太平天国时期的壁画之中，全然没有人物。”

我怔了一怔，是的，我有一个时期，对太平天国这椿历史事件也相当有兴趣，曾看过不少有关资料，主要是由于有一件事，当事人的上代，是当过“长毛”（太平军）的，那件事牵涉到了太平军大溃败时的一批宝藏，和一个被长期禁烟在一块木炭中的灵魂，诡异莫测。

（整件事，记述在题为“木炭”的这个故事中。）

在那时，我已留意到很多记载上，都提及太平天国的壁画中没有人物，甚至在应该有人物的情形下，也全然不绘人物。

但我一直未曾将之当作那是什么特别的问题。班登对太平天国的一切，显然有相当程度的研究，所以才会提出这个问题来。

我略想了一想：“是，不但是壁画，太平天国好像自上到下，特别不喜欢人物画，所有的领袖，没有一个有肖像画留下来的？”

我在最后一句话中用了询问的语意，是由于我未能肯定是否如此之故。

班登却肯定道：“是的，卫先生，我想知道为什么？是不是有特别神秘的成分在内？”

这个问题，自然是不好回答之极，我“嗯”了一声，想不出该如何回答才好，班登又道：“是不是那些人都有见不得人之处，还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，所以他们都不愿意有真面目留下来了？”

我仍然无法回答，只好道：“或许没有什么神秘，只不过是他们的习惯？”

班登忽然变得十分急切，甚至挥舞着双手，讲话也急促起来：

“不，不，一定有极其神秘的原因的。真可惜，不多久，摄影术就发明了，要是早几年，太平天国那些人的样子，一定可以留下一些来的。”

我觉得他的态度十分可笑：“你想知道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那些人的样子，有什么用呢？”

他瞪大了眼望着我，一副失望的神情，还有一点很不满意的神气在内，看来他没有在言语上对我不满，已在是十分客气的了，他道：“知道他们是什么样貌的，自然没有什么待别意义，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让他们样貌有任何留下来的可能，却十分值得研究。”

他仍然望着我，想知道我还有什么意见，我觉得他根本是在钻牛角尖，很多西方“学者”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，都是这样子的，抓住一点小问题，小题大做，可以写出洋洋洒洒的论文来。

所以，我只是十分冷淡地道：“是么？照我看——”

我正找不出该和他说什么话时，有人在叫：“演奏开始了，请各位到演奏厅去。”

这一下叫唤，正好为我解了围，我向班登作了一个手势，就不再理他，自顾自走了开去。

当我离开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他的神情很失望，而且一副还想和我说话的样子，可能是由于他看出了我的冷淡，而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，所以没有出声，而我根本不想和他说下去，所以趁机就和他分开了。

演奏会自然精采绝伦，在四十五分钟左右，当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演奏完了之后，在热烈的掌声之中，音乐家又奏了几段小品，才告结束，宾客陆续离去，主人走过来向我打招呼。

我和主人不是太熟，只知道他是一位银行家而已，寒暄几句之际，他看来是顺口道：“班登医生是一个怪人，你们谈得很投机，讲了些什么？”

我陡然一怔，反问：“班登医生？还是班登博士？”

主人是用英文在交谈的，“医生”和“博士”是同一个字，自然难以分得清。

而班登如果是一个历史学家的话，他有博士的头衔，自然十分寻常，如果他同时又是一位医生，那就非常之特出了。

主人道：“他是医生，是——”

他只讲了一半，忽然陡地住口，神情十分不好意思：“他……十分

古怪，早十年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是十分出色的医生，后来忽然把医生的头衔弃而不顾，真是怪人。”

我又怔了一怔，在我的经验之中，还未曾知道过有什么人把医生的头衔抛弃掉的。如果一个人为了研究中国近代史，而把医生的头衔扔掉，虽然谈不上什么可惜不可惜，总是一件相当怪异的行为。

看来，班登这个人真不简单，我应该和他多讲一会的。一想到这一点，我就四面张望着，主人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意：“他早就离开了，甚至没有听演奏，真可惜。他是听说你会在今晚出现，所以特地来的。”

我“啊”地一声低呼，一时之间，颇有失落之感。想起我急于摆脱他；不顾和地交谈时他的那种失望的神情，心中很不是味道。

原来他是专门找机会来和我见面的。

他要和我见面的目的是什么？难道就是为了讨论太平天国那些头子为什么连画像都没有留下来？我又不是中国近代史的专家，这种冷僻的问题，和我讨论，会有什么结果呢？

当时，我的思绪相当紊乱。人的思绪相当奇怪，有时在对一些主要的事，惘然而没有头绪之际，反倒会想起一些莫名其妙的枝节问题来。

我那时的情形，就是这样，忽然想起了班登的年龄问题来，他看起来，只不过三十岁左右，而主人却说他十年之前，已经是医生了。一个人可以在二十左右成为出类拔萃的艺术家、运动家等等，但医生是要受长时期的严格训练的，没听说什么人凭天才可以成为医生的。

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如果在二十岁左右就当上了医生，那是十分罕有的事。

我一想到，就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，没想到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，却令得主人神色尴尬，忸怩了一会，才道：“他……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轻了许多，你知道，医生……他们总有办法把自己弄得看来年轻一些的，他们管的就是人的身体。”

这算什么回答，我自然不会满意。可是当我还想追问时，有好几个人过来和主人打招呼，主人也像是要避开我一样，向我抱歉地笑着，转过去和别人应酬去了。

这时，白素也来到了我的身边，她看出我有点心神不属的样子，就用眼色向我询问发生了什么事，我无可奈何地笑了一下：“遇到一个怪人，日后只怕要麻烦你去打探一下他的来历。”

白素有点愕然：“我认识这个怪人？”

我笑了起来，指着主人：“主人认识，而我觉得他不是很肯说，要你出马才行。”

白素当下笑了一笑，没有再说什么，在回家途中，我把和班登晤面的经过，向白素说了一遍，她也觉得十分讶异：“由医生改作去研究历史的例子太少了。”

我道：“是啊，而且研究的课题还十分冷僻：太平天国的壁画中，为什么没有人像，哼。”

白素想了一会，也认为有点难以想像：“如果今晚上的主人，对班登的来历知道的话，我一定可以探听出来的，明晚还有同样的演奏，我会早一点来，和主人谈谈。”

我忙道：“演奏的确十分精彩，可是我……”

白素不等我说完，不明白了我的意思：“明晚准你免役吧，你这种俗人，难得听一次好音乐，就像是受罪。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反正是俗人，听多几次音乐也雅不起来，乐得做点自己更有趣的事。”

白素不置可否，到家之后，我有点急不及待，去翻阅太平天国的史料，有一些专门讲述那时期壁画资料，提到太平军不论占领了什么巨厦大宅之后，都喜欢在墙上留下大量的壁画，可是所有的壁画上，都没有人物，并且有明文规定，画画的时候，不能画人像上去，至于为什么，史料却没有解释。

这本来是历史上鲜为人知，也很少有人注意的一个小问题，但是一提起来，从神秘的角度来设想，也就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想像了。

这时，我倒真希望班登能突然出现，我好听听他的意见、因为他既然专门研究这个问题，虽然没有结果，至少有了一定的设想了，听听他的设想，也是好的。

可是在看着史料，时间溜过去时，没有等到班登，倒等来了胡说和温宝裕。

第二部 活的木乃伊

(这标题有吸引力多了!)

他们两人虽然是我书房中的常客,可是这时候会出现,倒使我十分惊奇,因为时间已过了午夜,而且他们来前,也没有电话通知。

更令我感到惊讶的,是他们两人的神态实在太不对劲了。一望就知有十分严重的事,发生在他们身上,而且使他们感到了极度的困扰。

他们两人,全都面色半灰不白,鼻尖和额头,不住地冒着汗,双手手指绞在一起,嘴唇更是煞白,而且不住发着抖,一副想说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才好的样子,再加上两个人挤在一张沙发上,好像那样才彼此间有个依靠,可以减少心中的恐慌。

一见这等情状,我就知道事情非同小可,因为胡说和温宝裕,都不是普通的年轻人,平时他们已十分有主见,可以应付许多问题。而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令得他们像如今那样狼狈,那肯定是大问题了,他们两人都用求助的眼色望着我,为了使气氛轻松一些,而且我也确然相信,就算问题再大,到了我这里,总有可以解决的方法,所以我道:“小宝,你那盒毛虫,可以拿回去了吧,我找不到树叶喂他们,只怕快饿死了。”

温宝裕现出一个十分苦涩的笑容来,煞白的口唇掀动了几下:“毛虫,还有屁用,自己没吓着人家,已经被人家吓个半死了。”

听他的话,好像是有什么事发生,令得他们两人,受到了惊吓,我冷笑一声:“我看不止半死,至少是五分之四死了,你们去照照镜子看,看看自己还有多少活人的样子,哼。”

温宝裕和胡说对我的指责,都没有反驳,平时,温宝裕是一定不服的,这时他居然默认了,可知他所受的惊吓,确实不轻。

我无法令气氛轻松,自然也不想再嘲笑他们,所以不再出声,等他们自己说出来。

胡说站了起身,也没有经我同意,就在书架上取过一瓶酒,居然就